

“黑暗王国”的叛逆者

——评奥斯特罗夫斯基《大雷雨》中卡杰林娜的艺术形象

杨 艺

(西南政法大学 外语系,重庆 400031)

摘要:论文通过对悲剧《大雷雨》中女主人翁卡杰林娜艺术形象的评价,揭示了该形象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们懂得: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不会自行从天而降,唯有为之勇敢斗争,不懈追求才是高尚的,值得颂扬的。

关键词:《大雷雨》;黑暗王国;自由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1)03-0063-04

A Rebel in the Dark Kingdom

——Comment on Kajilina: the Artistic Image of the Heroine in the Magic Novel: *The Great Thunderstorm* by Aosteluofusgi

YANG Y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having made a comment on the artistic image of the heroine, Kajilina portrayed in the novel: *The Great Thunderstorm* written by Aosteluofusgi, reveals the vivid picture and exclusive personality with the instructive conclusion that liberty, equality as well as happiness will not come down that only through viliant struggle and insistent pursuit, can happiness deserves to be praised.

Key words: *The Great Thunderstorm*, dark Kingdom; liberty

悲剧《大雷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最杰出、最重要的作品,它是根据作家沿伏尔加河考察所获得的印象写成的,剧本于1860年在《读书文库》杂志第一期上首次发表,同年3月出版单行本。《大雷雨》发表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提出了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之一即妇女如何摆脱封建家庭中的奴役地位获得解放。奥斯特罗夫斯基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再现了农奴制改革前伏尔加河沿岸城市生活的典型画面。正如岗察洛夫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您向文学界献出了整套的艺术作品,为舞台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但只有在您出现以后,我们俄罗斯人才能够骄傲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俄罗斯民族的戏剧。它其实是应当叫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1](P347)}奥斯特罗夫斯基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创造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又一里程碑。许多俄罗斯的进步作家把《大雷雨》称为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戏剧”。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利用大自然作为剧情背景的戏剧,它不仅剧情内容和人物性格突出,引人入胜,就其社会历史意义而言,也尤为显著。《大

雷雨》表面上似乎只有表现“善”与“恶”的主题,一个家庭内部的悲剧,实则通过“善”与“恶”和对整个俄罗斯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矛盾,反映了俄罗斯在沙皇农奴制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建立在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各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表明统治阶级及其社会上层虽然猖獗一时,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已腐朽败落,人心背向,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尤其可贵的是,写出了这个“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大雷雨》是俄罗斯的一个缩影,它犹如中国剧作家曹禺的《大雷雨》在旧中国的意义。它们不仅剧名相似,而且内容也颇相似,只是各自写了各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矛盾,但都预言了没落封建制度的灭亡,召唤新社会的诞生,向漫长的黑暗统治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呐喊。

《大雷雨》中所反映的“黑暗王国”的现象,在旧俄的整个时代都是很普遍的。这在许多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就是突出的例子。普希金、莱蒙托夫、谢甫琴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

· 收稿日期:2001-05-20

作者简介:杨艺(1964-),女,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作品,不仅深刻揭示了“黑暗王国”的罪恶,充满了召唤推翻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呼声,而且他们本人的悲惨命运也是对农奴制沙皇专政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但《大雷雨》反映的是处在农奴制即将推倒前夕俄罗斯人民掀起解放运动的高涨情绪,反映了他们要求推翻沙皇专政和农奴制,争取妇女解放的迫切愿望和坚强意志。在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农民起义如雨后般春笋此起彼伏,比比皆是,在四面楚歌声中,沙皇及其社会上层不得不在1881年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他们的改革仅仅局限于表面形式,丝毫没动摇农奴制的根基,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据统计,从1861—1863年间,农民暴动起义竟达两千多次,足见当时解放运动排山倒海之势,《大雷雨》与其它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比较,不仅描写了“黑暗王国”的现象,同时还指明了俄罗斯的希望所在,使人们看到了“黑暗王国”的一线曙光,那就是女主人翁卡杰林娜身上表现出来的代表着广大俄罗斯人民对民主主义要求的愿望、意志和斗争精神。卡杰林娜较之俄罗斯其他作家作品中的女主人翁更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点。卡杰林娜比车尔尼雷夫斯基的“怎么办?”和屠格涅夫的“前夜”中的女主人翁虽在思想和教育程度上有所逊色,但她那颗热诚真挚的心,对待生活严肃的态度,对待人和事物的美好感情,坚定正直、刚毅勇敢的性格,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和热爱,对压迫者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信念和行为的统一,甚至她身上反映出来的矛盾,都十分令人深思,使人感到她是一位伟大的战斗者,为她善良纯朴的心地所感动,被她刚毅坚韧的品性折服。她在口头上很少有革命的言语,在行动上却是一位巨人,她无所畏惧地奔向她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光明幸福的目标。卡杰林娜虽然死了,但她虽死犹生,不象卡巴诺结和提郭意之流,形同僵尸,虽生犹死,他们形象的对比预示了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社会的必然变革。

悲剧《大雷雨》从第一幕就为我们揭开了一幅伏尔加河畔的美好风光:绿荫覆盖的卡里诺夫城,从伏尔加河上吹来的清新的微风……一切都充满了和平和宁静,在这和平宁静的城里人们该生活得多幸福啊!然而,生活在这风景如画的卡里诺夫城的人们,感受不到快乐和幸福。他们象躲在人间地狱里一样,忍受着折磨和煎熬。由于沙皇农奴制和宗法制度压制了科学民主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许多人只能忍受着封建迷信和宗教的蒙蔽,整日处在荒诞无稽的胡言乱语之中,到处都是专横跋扈,愚昧无知。富有生气和反叛精神的年轻一代尤其遭到压制。喋喋不休的训斥、不公正的挑剔、不堪忍受的侮辱欺压,简直令人窒息。他们敲骨吸髓,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他们是社会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派。《大雷雨》中贪婪、自私、粗暴吝啬的富商提郭意和残忍、冷酷守旧的富商寡妇卡巴诺娃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道德状况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剥削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卡巴诺娃在家里的凶狠霸道,犹如地狱里的魔王一般可恨,屠杀生灵的封建旧礼教是她的灵魂。象卡巴诺娃和提郭意这样

的人,从前曾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永远不衰地传下去,一代接一代,可这种希望已经黯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农奴制罪恶日益深重,人们对他们已不象从前那样毕恭毕敬,新生活的洪流正在渐渐淹没他们,但是他们必然不甘心自己的死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本性,依旧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因此他们愈趋近灭亡,更愈加凶狠残暴,愈加猖獗而不可一世。任何一个生活在“黑暗王国”里的正常人都无法无止境地忍耐下去。库力合、库得略西、瓦尔瓦拉都向提郭意和卡巴诺娃抗议,提郭意骂库得略西一句,他要回敬他十句,库得略西和瓦尔瓦拉最后不堪忍受而偷偷跑掉了。难道天性酷爱自由、光明和幸福,执著追求个性解放的卡杰林娜能够在“黑暗王国”的天地里苟且偷生么?在那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没有合理的法律,没有妇女应有的权利和地位,现实的一切只能导致不幸的悲剧结局。由于受到时代的种种局限和宗教礼仪的影响,卡杰林娜在冲出“黑暗王国”之前,总是怀着恐怖和担心,她预感到有一天会发生不幸,然而在进退存亡之间勇敢的卡杰林娜毕竟选择了与旧世界不共戴天、决不屈服的道路。

卡杰林娜是俄罗斯的新女性,她纯朴、善良、性格倔强,她那渴求自由和光明,追求妇女解放的坚毅意志和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与她自小的家庭生活环境和教养是分不开的。卡杰林娜在母亲爱抚下过着自由、幸福、圣洁的生活,无拘无束,象小鸟一般;去教堂祈祷、游玩、帮助妈妈作家务活,她常沉浸在美妙的梦幻中。在家里她是自由的精灵、幸福的安琪儿,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忧伤和痛苦。此外,卡杰林娜从小秉性倔强,如果家里谁委曲了她,她就跑出家门,直到家人把她找回。可见,她身上自幼就有一种反叛精神,但自从嫁给卡巴诺夫以后,往日的自由幸福一去不复返,婆母卡巴诺娃刻薄尖酸,专横冷酷,守旧,而且狠毒,伪善,无时无刻不刁难、虐待她,象她这样的阎王婆需要的并不是具有常人感情和想法的儿媳妇,而是绝对服从的家奴。她百般摧残卡杰林娜的身心,侮辱她的人格,甚至当卡杰林娜见到丈夫向她表示爱抚时,她想去拥抱他都要受到责难,卡巴诺娃不允许她拥抱自己的丈夫,而要她跪在丈夫的脚前听训,过去生活象在天堂,如今好似关在牢笼的卡杰林娜怎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呢?在地狱般的家庭环境里她更渴望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她对同情自己命运的瓦尔瓦拉——卡巴诺夫的妹妹说:“人为什么不能象鸟儿那样会飞呢?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一只鸟儿,当你站在山上的时候,你就想飞……”^{[2](P126)},卡杰林娜在卡巴诺娃家里感到异常苦闷、窒息,闷得她想逃走。她想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丈夫,以求争取他的同情和理解,但是奇虹并不了解她内心深处的痛苦,虽然他真心爱她,有时也觉得母亲不该那样对待卡杰林娜。由于他长期生活在“黑暗王国”的环境里,在卡巴诺娃的直接威力下,使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个性,软弱无能,逆来顺受的人,作为丈夫他不能保护妻子免受母亲的虐待,他把妻子总看得低人一等,有着“男尊女

卑”的封建思想,认为她理应忍耐、顺从。他不仅把母亲的束缚看成是他痛苦的根源。而且也把妻子视作他烦恼的根由。因此,只要他一有机会便想离家,尽情地去饮酒作乐,去过他的自由生活而抛下妻子不管。夫妻间的分离和相互的不理解使卡杰林娜爱上了鲍里斯,她把问题的严重性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并祈求他留下或者把她一同带走,她说:“你要是不走的话,或者,你要是把我带走的话,那我会多爱你啊……”^[2](P142)“可奇虹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带你走,所以没有法了”^[2](P142)“现在既然我知道我可以不用担心害怕,无拘无束地过两个礼拜的日子,那我还管什么妻子呢?”^[2](P142)他还对卡杰林娜讲:“有时候你连句话也不跟我说,更不用说亲热,可有时候你又自自然然地缠着我……”^[2](P142)卡杰林娜绝望了,她痛苦地说:“你说出这种话来,叫我怎么能爱你呢?”^[2](P142)她只能在梦中寄托自己的感情,憧憬着自由、光明、平等,她得不到真正的爱,就更加向往着纯真的爱。她幻想着,“如果我能自由的话,那我现在就会驾着一叶轻舟,唱着歌,沿着伏尔加河浮荡,或是坐在一辆漂亮的三套马车上,拥抱着……”^[2](P129)她不怕周围的一切禁锢,她要追求自由平等和光明幸福的新生活。有一次她对瓦尔瓦拉说:“我觉得我要重新开始生活。”^[2](P128)哪怕这新生活的前景对她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她也一定要去执着地追求。

然而,当卡杰林娜知道自己爱上了鲍里斯时,她又感到恐慌,她竭力想迫使自己打消这个念头,她作了最后的努力,她尽量把感情集中到丈夫身上,努力使自己的灵魂与他结合起来,但都无济于事,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着,无法控制。鲍里斯是提郭意的侄子,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受叔叔的虐待。他受过教育,富有同情心,共同的命运把他和卡杰林娜联系在一起。卡杰林娜热烈地爱着他,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再没有别人的比他更好,这爱情使卡杰林娜在绝望中重新看到了希望,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她对鲍里斯的爱是热烈的,她对鲍里斯讲:“我既不怕为你犯罪,难道我还怕人家的裁判吗?”^[2](P164)这充分显示了卡杰林娜反抗黑暗势力的坚强意志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性格力量。因为她知道了自己的需求,所以她就不顾一切地要去得到它。

卡杰林娜与鲍里斯的纯真爱情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卡杰林娜在家中毫无地位,受尽婆母的欺压,丈夫奇虹又不理解她灵魂深处的感情,是个懦弱自私的可怜虫。卡杰林娜的生活就象坟墓一样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她希望有人爱,更渴求能得到丈夫的爱,但现实使她一次次地失望伤心。当她与鲍里斯相遇时,他点燃了她心中潜在的快熄灭的爱情火焰,她把鲍里斯看成能够帮她摆脱“黑暗王国”可怕处境的救星,她不顾一切地勇敢地爱上了他。对获得纯真爱情的渴望、对专制统治的叛逆终于在卡杰林娜的心中占了上风。卡杰林娜对鲍里斯的爱,是她追求自由新生活的象征,他们的相爱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是对“黑暗王国”发出的声声呐喊。他们的爱情是高尚纯洁的,合乎道德而无可厚非。

然而,卡杰林娜毕竟生活在“黑暗王国”之中,她的愿望、

要求无法得到实现,感情受到令人不能忍受的压制,她那热烈的性格、对自由的渴望,对真正爱情的强烈要求与这个窒息人的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宗法礼教旧思想、旧风俗和旧习惯无形的影响,使卡杰林娜内心在爱的同时,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使她在感情上受到折磨和煎熬,她笃信宗教,她在热烈追求幸福的同时,内心又认为她不爱丈夫而爱鲍里斯是一种罪恶,甚至相信打雷是神在惩罚像自己一样“有罪”的人,而她不愿带着“罪孽”去见上帝,于是在一个大雷雨之夜,她当着卡巴诺娃和卡巴诺夫的面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的感情,这非但没能使卡杰林娜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反而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虐待。她被关在家里,自由、幸福又再次化为泡影。可她却倔强地站立着,她不愿继续受奴役,不愿俯首贴耳,不愿变成迎合婆婆心意的媳妇,不愿做丈夫温柔的奴婢,卡杰林娜为了获得独立生活的权利,为了追求真挚的爱情,她抱定一个信念:不管遇到什么阻碍,都得坚持下去,即使海枯石烂,也永不改变,就是死亡也无所畏惧,这就是卡杰林娜人格魅力所在,这就是卡杰林娜独特性格的闪光点,就象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死一般寂静的夜空,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启迪。

“黑暗王国”的专横顽固已经达到顶峰,达到了否定一切正常见解的地步,这种专横顽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人的自然要求,更加残暴地阻挡这些要求的发展,因为在这些要求的胜利中,它看到自己已无法避免的毁灭,这种专横甚至在最软弱的人们中间也越来越引起怨愤和抗议了。因为极端的压制一定会得到极端的反抗,最强烈的抗议最后总是从最软弱而且最能忍耐的人的胸中迸发出来。

当卡杰林娜决心冲破家庭的牢笼,执着地追求自由、美好的新生活之时,鲍里斯退缩了,他不敢带自己的心上人一块同奔自由之帮,“鲍里斯不是英雄,他远远配不上卡杰林娜,她之所以爱他,只是因为再没有别人比他更好”^[3](P435)他明知道他走后卡杰林娜会毁灭,但他为了能体面地活下去,竟独自走了。这些使我们对“黑暗王国”产生了更深的仇恨,因为在提郭意和卡巴诺娃的权势支配之下,只能产生象奇虹和鲍里斯那样的人物,这是当时的时代所造就的,鲍里斯的出走,给卡杰林娜以沉重的致命打击,她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卡杰林娜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是重新回到“黑暗王国”里去,还是独立生存,或者是再去寻找一个爱人?一个孤零零的女子,在那样的环境下是不可能的,而且她的心灵再也承受不起任何打击,她宁可死亡,也决不屈服,当她想到墓地时,她感到轻快一点,安宁之感好象注入了她的灵魂。因为她将不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不再遭受婆婆的虐待,不再和那个没有感情,没有性格,令人讨厌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于是卡杰林娜告别了她过去的痛苦与欢乐,纵身跳进了伏尔加河。“黑暗王国”的残暴、腐朽扼杀了卡杰林娜的青春和爱情,可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剥夺了卡杰林娜做人的权利。

在“黑暗王国”里卡杰林娜一心向往的自由幸福之路无疑是一条通往毁灭的不归路,而卡杰林娜性格的力量就在于

她有勇气和胆量走上这条可怕的道路,卡杰林娜并未丧失作为一个人的高贵的天性,她不需要卡巴诺娃对她作什么让步,而要婆婆、丈夫和周围的人完全承认她的追求,承认她天性上要求的合法性,她的死决不是什么“寻短见”,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对卡巴诺娃们道德见解的反抗,看到了那个时代俄罗斯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看到了时代的步伐和未来俄罗斯的希望。卡杰林娜的死是对“黑暗王国”的强烈抗议,它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反对沙皇专政和农奴制的战斗号令。

卡杰林娜鲜明的个性不仅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新女性的典型,而且也是整个俄罗斯文学中塑造女性性格的创新。这种性格是符合当时俄罗斯人民生活的新阶段,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果敢、坚毅的性格,而卡杰林娜正是这样的性格,可以说,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体现。她使我们呼吸到了一种新生命的空气,这种生命正是通过她的自身的毁灭而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卡杰林娜追求个性解放而自身毁灭的悲剧,预示着在沙皇农奴制的沉重压迫下,俄罗斯人民和妇女反抗封建法制度的炽热火种即将撒遍全俄罗斯,预示着俄罗斯人民完全摆脱旧日的道德羁绊,冲破宗教藩篱的光辉的明天已经指日可待。卡杰林娜的肉体虽然毁灭了,然而她那伟大的斗争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却是永存的。她以身殉殉的美好理想是与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致的。她的死震撼着她周围所有人的灵魂,甚至象奇虹那样的人,我们永远记得,库力金怎样抱着卡杰林娜的尸体,向“黑暗王国”的罪魁祸首卡巴诺娃和她的儿子

卡巴诺夫义正辞严地说:“这是您的卡杰林娜。随您把她怎么办吧!她的身体在这儿,把它拿去,但是她的灵魂现在可不是您的人,她现在正站在比你们更慈悲的审判者的面前!”^[2](P191)而奴才性十足的奇虹面临妻子的毁灭也有所醒悟,他第一次愤怒地指责母亲:“您毁了她!您,您,您……”^[2](P192)还是第一次我们感觉到卡巴诺娃有些胆怯了,这时的卡巴诺娃已经众叛亲离,陷入狼狽孤立的境地。

可见,俄罗斯人民的无穷潜力已在活动,新的生机已在萌芽,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卡杰林娜的死是悲惨的,但决不是软弱的,而是勇敢的,她的死,是“对顽固势力的可怕挑战……我们从卡杰林娜身上看到了对卡巴诺娃们的道德观的抗议,这是一种坚持到底的抗议”^[3](P438),卡杰林娜的死唤醒了俄罗斯人民。只有人民的强有力的反抗才能把吃人的旧世界摧毁,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俄罗斯人民。卡杰林娜不朽的形象将永远鼓舞着人们为实现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生活而不懈地努力、斗争。

参考文献:

- [1] 曹靖华. 俄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2] 易漱泉,等. 外国戏剧选(下册)[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3] 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 [4] 林亚光. 简明外国文学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0.

以中国人命名的科研成果

“钱伟长法”中国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在力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国际力学界将这种解法称为“钱伟长法”。“华—王方法”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与数学家王元,1959年以后开拓了用代数数论方法研究多重积分近似计算的新领域,其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王方法”。“侯氏制碱法”中国已故著名化学家侯德榜在世界上首创联合制碱法,被国际碱界称为“侯氏制碱法”。“王氏定理”西北大学教师王成堂在点集拓扑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其中《关于序数方程》等论文,引起美、日等国科学家的重视,王成堂的有关定理被誉为“王氏定理”。“陈氏定理”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于1972年把200多年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国际上把他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以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即“ $1+2$ ”)称为“陈氏定理”。“侯氏定理”中国数学侯振挺在概论论研究中,提出了有极高应用价值的“Q过程唯一性准则”的一个“最小非负解法”,震惊了国际数学界,被称为“侯氏定理”。“修氏理论”中国女医学家修瑞娟在微循环研究中发现各级微动脉自律运动

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她提出微循环对器官和组织灌注的新论点——海啸式灌注。这一论点被国际微循环学界称为“修氏理论”。“侯氏理论”中国西北大学教授侯伯宇与美国的乔玲博士等人合写了一篇文章,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揭示了守恒流的根源,填补了国际上的空白,其成果被国外学者称为“侯氏理论”。“吴氏理论”中国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50年代初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机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世界上先进的飞机发动机设计均使用了“吴氏理论”。“陈氏公式”中国华中工学院教授陈应天1981年用自己创立的公式,精确计算出100多年来未获精确答案的世界难题——圆柱体外任意一点的径向引力。他的公式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量子测量创始人库克教授称为陈氏精确公式”。“蔡氏核区”中国著名生理学家蔡翘,在研究澳大利亚鼠的脑结构中,发现并详细描述了中脑内顶盖部的一个神经连续关系,为生理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际上称为“蔡氏核区”。

(《文汇报书周报》2001年7月7日 游光荣 文)